

## 正值花期

石桥头镇中学七(1)班 吴京璐

春天,万物病长,树枝冒出新芽,池水渐高。梨花正值花期,竞相开放。和煦的春风伴着花香拂过我的面庞,我的心中腾起一股暖意。梨花开了,新学期也开始了。

一直以来,不仅是我的父母,还有我自己,最揪心的就是数学。我是那么无奈。长长的题目堪比阅读理解,复杂的几何模型看得我头昏脑涨。我需要花费一个午休,甚至更久的时间去琢磨一道题。我反感他人口中“还不错”的成绩,我不能共情老师对我的那些宽慰。其实我并不讨厌数学,相反,我很喜欢解出难题那种苦尽甘来的快感,哪怕数学让我一次次倒地不起,使我狼狈不堪。我对数学就是这种矛盾的情感。有人说:女孩子都不是很擅长数学。可我偏不信,要是现在不学,我恐怕这辈子都不能证明这句话是偏见,是错误。它是那样深深嵌在我心头。我只能付出努力,比他人还要多的努力。我开始埋头苦干起来。

我坐在桌旁,钟表的嘀嗒声萦绕在我的耳边,虽然是如此细微。我眉头微锁,盯着眼前的“白纸黑字”,这是一道全国初中奥数题。题目简短,我却束手无策。我拿着笔疯狂地打着草稿,化简、拆分、相乘、开根号。我能把写的都写下来,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。草稿本上的终究是草稿,没有起什么大的用处,手心和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。一瞬间,怨气涌上心头,为什么就这么难?为什么别人可以解出来而我就不行?许许多多的杂念和一闪而过的解题思路,

再加上超负荷的运转,我的大脑承受不住,迫使我放下笔。双目紧闭,我能感觉胸口的起伏,呼吸好像也变得艰难。我迷迷糊糊地问自己:我为什么要写这么难的题目,学校没有竞赛,最近考试也不会考,何必折磨自己呢?还不如歇一歇,放松放松,这多好啊。可是,我一定要战胜它!既然前脚已经跨出,后脚就不准备踏回。我想让大家知道,女孩子的数学不比男孩子差。

窗外的阳光,透过树叶的缝隙射到窗边。我重振旗鼓,再次看过题目,脑海中迅速把知识点过了一遍。脑中突然灵光一现,我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,生怕一不小心忘记了,抓起笔就写。动作太大,桌上的摆件倒了,我无暇顾及。在我一步步推导下,终于解出来了!怀着忐忑的心情,我对了对参考答案,和我的答案一致。那一刻,是云开雾散的敞阔,那一刻,是苦尽甘来的喜悦。

我本不是天赋异禀之人,在茫茫人海之中,甚至有些平庸,可我的人生不是潦草的诗集,这一次我想改写航线。正值花期,我有大好的年华,我要绽开属于我的青春之花。风雨后,路上春色正好,天上太阳正晴。

【简评】每一次成功的背后,都有一段艰辛的历程。小作者巧妙地将与花联系在一起,书写自己一次攻克奥数难题的经过,挑战自我,战胜思想的禁锢,体味收获与成长。心理描写细致入微,景物描写一语双关。挑战不仅是证明了自己,更是对成长本身的负责。文章就像一个隐喻:青春不会被打败,绽开属于自己的青春之花。

外婆家的后山坡上有一株不起眼的野树。

这树的确很野。歪七扭八的身躯,恣意突兀的枝干,蜷曲缠绕的根系,分布潦草的树叶,令人出乎意料地不修边幅。起风的时候,它在强劲的风里张牙舞爪;夜晚的时候,它在月下投射出骇人的影子,轻轻晃动,便成了孩子们梦魇中的妖魔鬼怪,叫人胆寒。村里的孩子们都不喜欢它,称呼它为“鬼树”。

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山脚下大婶的花园,里头什么植物都有,松树修得整整齐齐,三角梅捆得端庄美观,盆栽多肉分门别类地排列在窗台上,整个园子一年四季都芬芳四溢,精美无比,使人仿佛身处于苏州园林。

可是,我很少去大婶的园子,只喜欢坐在窗前静静地观赏那棵野树。从来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,因此也没有人来修剪打理它。它就这样野蛮地生长着,不用担心会有人来为它刷上石灰浆,或者插上“针头”,打上吊瓶。那些是景观树木才需要接受的治疗。它是一棵自由的树,自由生,自由死,没有人束缚它的命运,它的一切都是生命最原始,最完美的样子。

那一年,台风“利奇马”登陆,大婶园子里的花草树木都没

能幸免于难,折的折,倒的倒,整个花园一片狼藉,大婶多年的心血化为乌有,那些常去她园里的人都为她感到惋惜。我仍在窗前凝望着那棵野树。它仍然以那种不羁的姿态,在风雨里昂首挺胸。虽然枝叶已被风卷去,但它的躯干凭借着发达的根系,牢牢地扎在山坡上,洒脱的样子仿佛在说: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!在那个无人问津的角落,它厚积薄发,默默地长成了大地的一部分,长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,长出了独属于它的模样。

多年过去了,野树依然挺立。岁月消磨了光阴,却没磨灭野树纯粹的生命力,它还是那样狂放不羁,在天地间踽踽独行。小时候,我用双眼透视它的野性与孤独;现在,我用文字向这棵不可思议的树致敬。

这是大自然野性的结晶,野树才是真正的树!

【简评】这是一篇托物言志的文章。小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景状物,优美古雅,富有韵味。运用拟人、比喻、引用、联想等,让景物有了灵性,给人以丰富的美学享受。文末卒章显志,将浓烈的感情寓于简洁的叙述中,言有尽而意无穷。

## 生命的韧性

市四中七(10)班 江颖含

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

当感到生活枯燥,如一潭死水时,我便到大自然里,去感受原始生命的状态,去捕捉生命的灵感,去寻找能够使心灵律动的色彩,去感受每一个生命的伟大。

常常有这样一些生命,它们如破冰的小溪,虽然微小,但能让人感受到强烈的震撼。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,我和几个好友去爬山。山上的野草还荒芜着,风在松林间呼啸着,一种萧条凄凉的感觉,让人们失去了拥抱大山的激情。

就在大家商量着要返回时,突然有人大喊:快看!迎春花!我们将信将疑地奔过去。果然,在一处乱石堆积的石块里,两三株藤条旁逸斜出,那枯干的枝条上长出了几个嫩黄色的小芽儿。那小小的嫩芽刚刚探出尖尖的脑袋,下身还裹着一层紫褐色的薄皮,它们悄悄地附着在枝条上,在萧瑟的寒风里瑟缩着柔弱的生命。

就在目光相聚的一瞬间,我的心一下子被它们抓住了。透过那微弱的色彩,我似乎听到了春的声音,闻到了春的芳香,看到了春正迈着轻盈的脚步向我们走近。恍惚中,一个万木峥嵘的生命之春在那几株嫩黄的花苞里层层剥开,慢慢

绽放了。

我们欣喜着那几株嫩黄的存在,它们让这个略带寒意的山坡一下有了生命的灵动。如果是往常,我定会折几枝带回家中,插在花瓶中静静欣赏。但是,这个时候,我们谁也不舍得去碰触它,害怕一不小心损伤了一个春天的美丽。我们要将它留在这里,因为它是春天的引子,是生命的引子!

也许没有人留心过山间沟畔那一丛小小的野花,它们从出生到枯萎都是默默的。它们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清芳,在风霜雨打中彰显出生命的顽强,让人们学会了在困窘中冷静与淡泊,在超然中积蓄生命的内力。

生命,它不一定很完美,但拥有它的人,一生都是完美的。生命,是一个散发着神秘与蓬勃朝气的希冀,是永恒的美。

【简评】细节的描写使文章生色不少,尽管只是一朵不起眼的迎春花开花的场景,但因为有了亲身的经历,有了真切的感觉,寻常事件也就变得光彩夺目。可借鉴之处:一是细节的刻画和描写,都很生动到位。二是情景交融,托物言志,自然流畅,水到渠成。三是先抑后扬地处理素材,使文章见波澜,更有利于抒发情感。把生活中寻常的事情写生动,写细致,写得充满感情,是获得高分的重要因素。

## 后山上的野树

市四中八(3)班 朱熠珩

## 泡虾

市三中七(5)班 陈怡羽

在温岭人的记忆里,美食是早晨的一口嵌糕,节日的一筒麦饼,闲暇的一个泡虾和一碗山粉糊。

我不知晓别人是否如此,不过我是这样的,说起来,我与泡虾之间的牵绊,还能追忆到儿时。

依稀记得是在老家的一次庙会上,村里支起一个戏台子,周边摆满了小摊。各种叫卖声混着唧唧呀呀的唱戏声,竟别有一番烟火味。

听爷爷回忆,他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这样的庙会,买几个泡虾来,在戏曲声中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。

每每听他提起,我就忍不住问:那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?爷爷半眯着眼,似回味着,那种味道啊,是猪油炸过的脆和香,很好吃。

现在终于让我找着机会了,我也要好好地,敞开肚子地吃,尝尝泡虾究竟是什么味。

卖泡虾的小摊前,排着长队,但老板的动作很快,一会儿就轮到了我。他是一个很憨厚的中年人,操着一口亲切的乡音,问我要不要加辣包菜。我有些好奇,刚想开口询问,他又似自言自语:还是加上,不加上不正宗。

面团裹挟着肉沫、辣包菜和葱花,滚入金黄的猪油里,上下翻腾着。我有些急了,怎么泡虾里面没有虾呢?这怎么算泡虾啊!

## 正常 和 我来

### 记母亲的言行片段

市三中九龙湖校区七(1)班 蔡锦涵

那很正常,忍忍就过去了。

我来吧!

母亲在我印象中不是伟大的人,反而是很平凡的,在我的记忆里,她总是说“正常”和“我来”这两个词。

周五放假回家,我开始诉说着学校的累,高抬腿,纵跳,跑步,每样我都气喘吁吁,还给她深情演绎了一番。她先是大声嘲笑了我,说自己体育多么好,又义正词严地对我说:那很正常,你忍忍就过去了。

当我又开始说竞赛的变态难度时,她又很认真地说:那很正常,你学懂就会了,要好好加油。她每时每刻都在给我打鸡血,又每时每刻都很乐观。

当我和她说:这次考试好难啊,空了好多题。没事,很正常,要克服。她总是这样说。她每次说得不多,很精简,却一句句汇成了我努力的康庄大道。那一句句“正常”听久了,倒也真的让我觉得那些事很正常,只要我够手就能很好地完成。

她不光喜欢说“正常”,我来”也是高频词。

这个词我在小学三年级以前经常听到:老师布置的绘画作业,她会说我“来”,我弄撒东西时,她无奈地说“我来”,我整理厚重的冬被时,她笑着说“我来”。

等我上了初中,这个词好似又长了回来,她会在我抱着厚重的书,拖着行李箱时接过去,说“我来吧”,会在我依旧不会叠厚被子时,说“我来”,会在我写完作业突然犯懒,不想打理书桌的时候,说“我来”。

我讶异于每周听到的“我来,我来吧”。有一次我问她,她第一次有些打结,叹了口气说:唉,妈妈文化不够,上了初中我就没法辅导你学习。你又要住校,也没办法

看着你。你每次说累,身体痛的时候,我也没办法,只能不断和你说“正常”,想让你振作起来。妈妈嘴笨,实在想不出其他词,你见谅啊。我修地看到了妈妈红红的眼眶。她总是这样,总是这么默默的,我惊讶于她心中有这么多的想法,却一件也没有说。

她没有说的有很多:有脊柱的旧伤总让她伸不直腰,有被她藏在衣袖里的血痕,有冻伤的耳朵一热就很痒,有长时间看强光的眼布满红血丝,有太多我不曾知道的事,像原本平静的大海掀起惊涛大浪。

我出生于一个离异家庭,出生起就是母亲带我,她总是很忙,每天有干不完的活,有说不完的唠叨。我觉得她很烦,总是在说“好好学习,努力读书”这种话。直到七年级,她突然很少说了,变成了我讲有趣的事时长久的沉默和虚心的笑容。她笑得很努力,只是眼里多了一丝茫然。现在,她把这些话换成了“很正常”和“我来”,我只顾自己诉苦,却发现妈妈好像已经跟不上我了。

我试图破壁,发现隔得有些远,有些陌生了,不能靠在她身上肆无忌惮地撒娇,不能大笑着说班上的怪事。但幸好我懂懂了,我懂那些关心藏在了这两句里:

正常!  
我来!

【简评】本文围绕“正常”向我们讲述三个小故事,又围绕“我来”讲述了三个小故事,向我们介绍妈妈。而更多关于妈妈的一言一行在文字背后隐隐呈现,有待读者去发现,去挖掘。幸好,妈妈的爱不是只有一味的付出,孩子对妈妈的爱隐藏其中,原来,亲情是一场双向奔赴。

## 守

存志外国语学校九(10)班 方昱杰

家乡有位奇人——何老叔。

昏黄的光从破旧的小灯下溢出,照在矮墙上。我知道,笔尖的艺术就要在这昏黄的灯光中晕开了。轻轻一撇,在轻重之间画出了一叶扁舟。紧接着,又缓缓地收笔,几个小小的颤笔,勾出若有若无的清波,墨色淡而明。何老叔的神情极为专注,全部的注意力都聚在了桌上的纸中,像是望着极远的远处,又像是盯着极近的近处。骨瘦如柴的身体中仿佛蕴含着无限的力量。最后,他往下重画几笔浓墨,河中的磐石便“长”了出来。

### 童年杂序

大溪二中九(7)班 丁森

人是依靠回忆而活的生物。这句话说得当真不错。回忆把童年凝结成画,像极了一场盛大绚丽的梦。

我记得小时候我最喜爱的一件衣服。它的长袖和花瓣状领子是雪白的,上身和裙摆是淡灰的。衣服上有五个灰色纽扣,裙子两侧各有一个口袋,上面除了黑色的线条花纹以外,最特别的就是两朵紫蓝色的郁金香轻柔地点缀着。我对这件衣服情有独钟,穿过很多次,我去超市时穿过它,第一次骑自行车时穿过它,第一次参加学校游园活动时穿的也是它。

我想起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饭菜——外婆炒的包心菜炒饭。时过境迁,我早已忘了它的味道,只记得我狼吞虎咽,迫不及待地舀一大口饭塞满嘴巴,外婆在旁吓了一跳继而大笑,慢点吃喔!我炒得恁好吃喔?!我用力地点头,含糊不清地说:我下次还要吃!要得嘛!外婆爽快答应,在旁轻抚我的背。

那时的我被外婆养得很好,喂得很胖。两边脸颊都肉嘟嘟的,透着天然的粉色腮红,加上我的短发,简直就是个小胖妞。那又怎样?外婆最疼爱她亲手养大的小胖妞喽!一声声小胖妞中满是她的溺爱与骄傲。

我回忆起外婆的垃圾车,那是我最爱的出行车。外婆经常在凌晨早起去捡纸板和空塑料水瓶。我赖着不想她走,她就带我一起出去。她的垃圾车很整洁,没有臭污的味道,捡来的纸板都叠成一摞,用绳子绑好整齐地摆在一边,瓶子都放在灰绿色的编织袋里。外婆使劲地把它们都往旁推了推,露出大片空地。接着,她取出一块干净的纸板放在车厢里,把我抱了进去,你就乖乖坐在这里哦。说完她走到车子跟前,用双手撑起了两根横棍。矮小的身子是怎么支撑起沉重的垃圾车的?仅靠两个轮子控制前后重心,其他重量全都压在她身上,一定很重吧?可当时的我还小,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,只是听话地坐着,只想跟着外婆。

天都还没亮,普蓝色的夜色笼罩大地,幽静而神秘。我抬头仰望星空,满天的星星映入眼帘,极美的星夜,天上没有一缕云纱,满缀着钻石般的繁星。我看着星星,星星也看着我,用明亮的眸子给我讲述着美丽动人的神话。我眨巴眼睛,竖起耳朵,认真地聆听。我低头看见外婆在前面拖着车子走,一耸一耸的肩似乎有些驼了。她坚强的背影,一晃一晃,车轱辘的声音,一响,一响,渐渐地,残星闭上昏昏欲睡的眼睛,淡蓝的湖水从天边静静流淌而来。天亮了,外婆忙碌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停下。

童年是一颗牛奶糖,又香又甜,丝滑绵延,但嚼着嚼着就没了,只能一味回味,淡然忧伤。回不去的童年,不愿醒的梦。

【简评】这是一篇回忆性散文。小作者回忆起童年时最喜爱的一件衣服、最喜欢吃的一道菜、最爱的出行车、最爱的背后是童年里外婆的辛勤付出和无私的爱。本文条理清晰,字里行间流淌着小作者对外婆的赞美和怀念,需细细品味。